

從高更到拉丁美洲——多元文化觀的省思

郭禎祥

- 西元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
- 西元1521年，麥哲倫航至菲律賓，被土人所殺，其船夥續航，1522年成功環繞世界一週，歷時約三年。

十五世紀的舊大陸歐洲是一個蠢蠢欲動的世代。歷經戰事、疫病，教會亦無法安於神的國度，而愈益世俗、敗壞。百年前馬可孛羅東遊（1217~1295 A.D.）的盛況，仍在城邦間傳頌著。人心，已無意戀棧那舊有的，一心嚮往著彼岸的未知，終究醞釀了足夠的膽識，航向無垠的大海。

那是個憑一己之力便可改寫歷史的英雄時代只因為初始的些微好奇，化為強烈的動機，便成就了偉

業，由此大大拓寬了人的視野，得以重新界定既存的空間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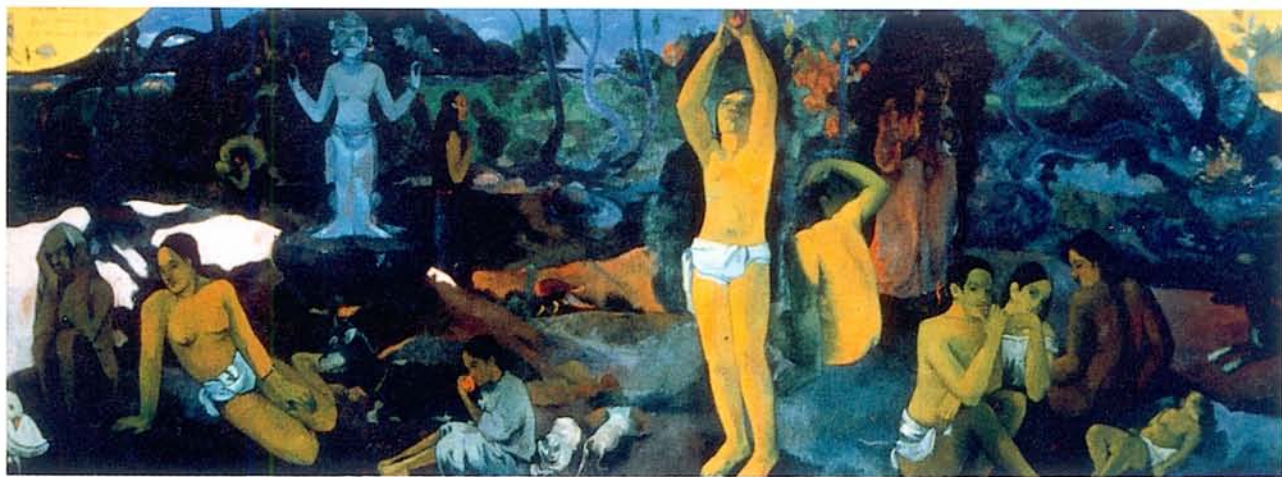
歐陸的向外拓殖，在緊接著的一、二百年，達到全盛，科技文明的確改變了西方世界的宇宙觀，但卻難以改變人類妄自尊大的本質，特別是當年所謂「文明」與「落後」相遇時。

高更（Paul Gauguin）在西方強勢發展物質文明的背景下，自許為「野人」、「一匹在森林中未戴項圈的狼」回歸自然，遠走他鄉。保羅·高更1848年生於巴黎，父親為共和黨「國際新聞」的政治記者，母親為祕魯人，1851年由於路易·拿破崙執政，全家避禍流亡至祕魯，航程中父死，與母居住於祕

魯，四年後重返法國定居。

高更早年擔任船員，歷經六年，1873年與丹麥少女梅特結婚，時為證券經紀人，開始向畢莎羅（Cauille Pissaro）學畫，1883年辭去證券職務，專事繪畫，與家人日漸疏遠，生活亦日益窮困。1887年至亞爾與梵谷（Vincent Van Gogh）同住，共研繪畫，不久即因個性與意見不合而離去。

1891年高更決定遠離文明世界的繁瑣，前往他心目中的烏托邦——大溪地，嘗試在自然的懷抱中，與不知文明社會虛偽的人們共處，亦試圖於單純樸實的生活中，尋回其所謂為文明所扼殺的想像與創作動力。與毛理斯（Charles



▲圖1：高更（Paul Gauguin）《我們來自何處？我們是什麼人？我們往何處去？》（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1897，54¼×147½in.，Oil on Canvas.

Maurice)合著之「諾亞·諾亞」(Noa-Noa)一書，即記載了他在此熱帶島嶼所度過的理想生活。

此時，他以富裝飾性的色面構成畫面的風格，也含有相當濃厚的文學性，他摒棄印象派畫家所一貫追求與表現的光影顫動與細碎的筆觸，而盡量保持色彩的純粹與大塊的色面。

1897年遭逢長女的去世與貧病的侵襲，高更對人生有了更深沈的體驗，創作了「我們來自何處？我們是什麼人？我們往何處去？」(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此一畫作後，企圖自殺，未遂。

高更早年在拉丁美洲的經驗，促成他日後能夠以寬闊的心胸、從不同國家和民族本身的角度來看待他們，可視為其獨具彈性(flexibility)特質的理由之一，在他的眼中，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土地上，以他們自己的方式生活，是一種極其自然的現象，雖然他是歐洲白人，既不是個殖民者，也不是個入侵者，就他所創作的「我們從何處來？……」此一畫作而言，畫面上所呈現的觀點，較之1894年夏天重返歐洲與爪哇女安娜及一隻猴子「招搖過市」，遭水手調戲，以致鬥毆成傷的經驗，顯然深沈得多。兼具歐洲與拉丁美洲血統的他，在文化認同上，自有不可避免的矛盾，然而他終究能擺脫白種人的束縛，在其畫作中適切的調和了此一殖民與土著文化的矛盾，使他看待

「其他人」時更敏感、看法更寬廣。

以土著女為題材的此一畫作，人物姿態各異，但皆流露著一股與世無爭，恬淡自適的表情。近處沈鬱的色調與遠方的青葱湛藍，襯托著人與鳥獸、自然和平共存的場景。長形橫幅的構圖，由右至左，暗喻著人由生至死的過程與過去、現在、未來的形貌。右下角的嬰兒、雖獨自沈睡，卻不孤單，因為自有大地哺育；一隻黑狗向左方奔跑，暗示著時間的起始與流逝，以致愈往畫面左方看去，時空便愈趨緩和，宛如慢動作的拍攝手法：小女孩靜靜的吃著蘋果，一旁蹲伏著的羊像箭頭似的掠過斜陳的女體，指向形如槁木的老婦，時間在此停下腳步化為白鳥，若無其事的整理著羽毛；異國神祇關照下的這一片土地，靜謐的出奇，萬物被凍結在永恆之中，如櫥窗似的陳列著青春與衰老，誕生與死亡，有限與無限。

高更藉著大溪地土著的形象，對人生的詮釋、超越了種族的藩籬，抓住了人類所面臨的普遍性課題。畫面近中舉手摘果的女性，是源自基督教聖經的寓意嗎？瓜果成熟供人採擷與初識人事之聯想，是否正是高更所欲表達的人生片斷？這異國人們，兀自安逸的生活在伊甸園中，是否因蒙“上帝”(God)眷顧使然，抑是宇宙的自然律？當我們深入追索畫中的意義時，我們愈益感覺高更的畫充滿著曖昧的性質。西方世界所深信的唯一真神——上帝，存在嗎？如果存在，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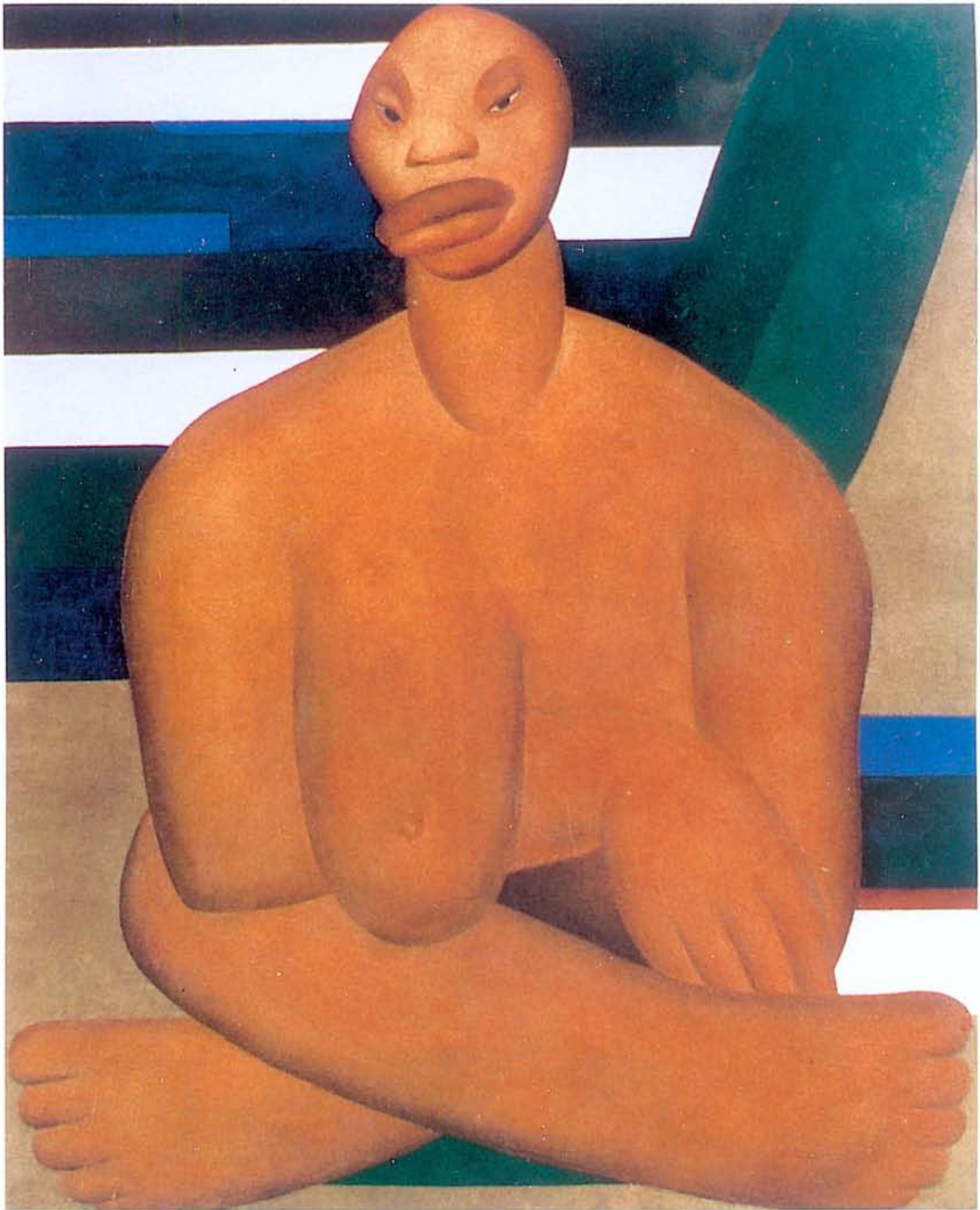
誰的？還是各民族有各自的神祇，是佛陀，是阿拉，是日月星辰？牠們是對立的，同一的，還是人類僅為某種目的所塑造的？生長在大溪地這片樂土的玻里尼西亞人，他們的友善、無邪如何能與基督教所謂的「原罪」聯想在一起？我們無法在高更的畫中，找到明確的解答，他的畫像夢，抓不到，如音樂般自由的流動，任何人都可以自由的詮釋，卻沒有固定絕對的答案。

唯一可確認的是，高更在畫面上所傳達的意義，絕不同於過去以及當時西方各國在殖民地的種種強勢作為。他筆下所描寫的大溪地的環境、神話與傳說，象徵著原住民的信仰與熱望，流露的是一種主動關懷與瞭解的尊重，而不是帶著偏見所謂的「原始的」、「異國情調」。

1901年，高更移居到多明尼克島，生活較之大溪地更為孤獨原始，他曾為了保護當地土著的利益，而與法國殖民地的官方發生衝突。

或是高更與拉丁美洲的淵源，使他能有足夠的彈性(flexibility)以及敏感度(Sensitivity)去看待“他人(the other)”。以致使他成為近代西洋美術史上第一位能摒棄西方眼光，描寫異域國度的畫家。

Tarila do Amaral是一位深受高更、雷傑(Leger)和其他歐洲現代主義畫派影響的巴西藝術家，美國紐約現代藝術館今年展出廿世紀拉丁美洲藝術家特展中有幅他的「The Black woman, 1923」畫



▲圖2：阿馬樂(Tarsila Do Amaral)《女黑人》(The Black Woman),1923,40x32in., Oil on Canvas.

作，畫面的主體是一位裸露雙乳的女性土著，黝黑碩壯的乳房象徵孕育巴西的大地，另有一乳被手遮住，則代表巴西在後殖民時代的處境下，傳統文化所受到的壓抑。她也表現出同樣的敏感和包容。雖然她是白人，昔日家族中也曾經蓄養黑奴，但她卻視巴西黑人為自己的一部分，分析他們的傳統和文化。

又如斐聲國際的墨西哥畫家黎維拉(Diego Rivera, 1886-1956)於1935所繪之壁畫「墨西哥的歷史(Story of Messico)」，內容遠溯馬雅(Maya)古文明的傳奇、西班牙統治時代，及至墨西哥復國後之近代化過程。亦是企圖藉其富傳統裝飾風格的手法，積極強烈的表達反殖民的色彩，堪稱民族主義藝術的典範。這些例子激發了多元文化的觀念，這也是今日藝術教育的中心思想。

世界本具多元面貌，然往往因狹隘的民族本位考量，過度自我膨脹，以致侵犯他人的生存空間。

高更的觀點，一再的提醒我們對“他人(the other)”的態度，甚至在畫中的標題上更嚴厲的指陳我們對自己的無知。我們唯有由內而外探尋自我，了解自我，超越以自我為本位的心態，才能真正的“了解(see)”他人。

所謂文化是“一套解決問題的模式”，不同的種族因其環境之不同，自然發展出屬於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可否認，近世以來，以白人為主的西方世界確實為人類社會帶來了極具效率的科技文明，以

致工業化、資訊化成為當前以及未來世界的必然趨勢。早期西方諸國大肆向外拓殖屯墾，亦迫使許多少數族群消失於“大一統”的殖民意識。人類生活型態愈益單一化，我們則愈無法追溯先人的軌跡其生活的智慧。

世界各地原住民與自然環境和諧共存的生活型態，與當今先進國家所製造出的環境問題相較，反而益顯出所謂“文明人”的不智。原住民不是沒有文化，以台灣的“卑南文化”為例，經考古學家推斷，至少有三千多年的歷史，相當於我國商周時代，從出土文物的精緻，以及所遺留下來的種種人文設計線索，均足以顯示其高度的智慧，絕不像大眾對原住民的印象，是粗淺而沒有文化的。

隨著科技文明的進步，文化與文化相遇所產生的互動，是必然的，西方殖民的經驗不僅是單向的“入侵”，在武力上的優勢，未必獲得全面同化的結果。眾所周知，20世紀以來，西洋現代藝術的風貌萬千，有多少是向非洲、亞洲等所謂“土著文化”習得的結果。

由於文化上的差異，引發學會對於“異質”的好奇與探究。如史達金(G. Stocking, 1968)等人指出，西洋現代的人類學，是與殖民者在異地蒐集奇怪、陌生的對象，並進行分類、展示、綜合，而發展出的學科。從早期以田野調查、民族誌去記錄其他社會的儀典、社會及文化行為，以至象徵(或文化)人類學興起後，對文化的研究才從蒐

集、描述進入較深入的文化價值系統研究。結構主義人類學則促成了人類行為的意義體系研究的解釋與比較。歐美各先進國對於“跨文化”與“多元文化”的研究，不遺餘力，企圖以所承襲的“啟蒙”精神，透過歷史、生態、心理學、人類學等人文學科的整合，去掌握他人的文化(Foucault, 1970)。

然而，這當中研究者所抱持的態度與立場，往往造成盲點，是否強加解釋與預設模式，以致自以為是的再次落入“殖民意識”的機制中，實不可不察。

台灣自解嚴後，社會現象益趨多元，如省籍、階級、政經文化等次級團體，益欲突顯其倍受壓抑之困境與權益之爭取。此現實源於政治之不民主與當政者之殖民心態。以台灣現有之九族原住民為例，雖然目前社會大眾對原住民的問題開始關心，亦普遍意識到要給予原住民應有的尊重，但政府所給予的關照，如：在蘭嶼建設不合民情需要的國民住宅，與以保存山地文化為名，所設置的觀光、庸俗化的山地文化園區……等，皆是缺乏深入了解所產生的謬誤。

20世紀的人類已因文化的交流而益趨整合，儼然一大家庭，我們對於邁向國際化的同時，實應體認本土文化傳承的重要意義；並且深切反省、摒除種族、階級、性別上的“殖民意識”，畢境文化的多元性，正可為全人類的福祉提供助力。

藝術是人類共通的語言，藉著

高更畫作的啟示，在此多元文化觀的前提下，教育的重點便在於“尊重”與“分享”，唯有透過藝術的教育，才能真正的讓人了解彼此，尊重彼此，讓人類文化在普遍化的主流趨勢中，猶能擁有多面向的關照與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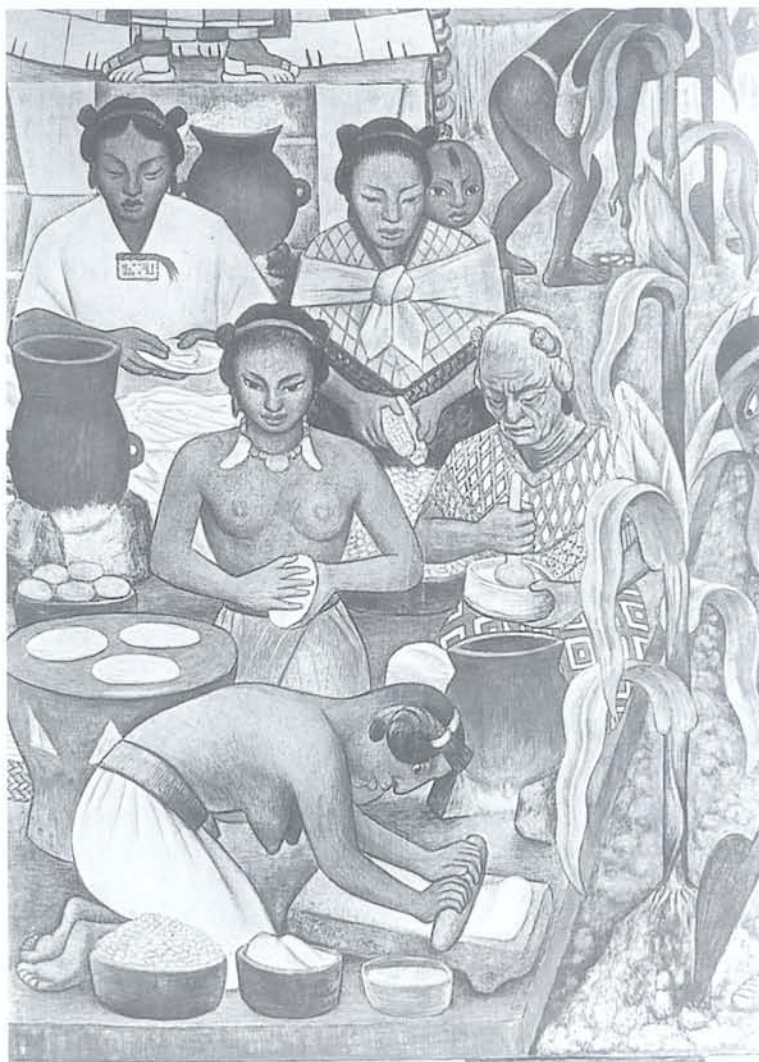
■藝術改變教育的能力

當前台灣的教育現況，顯然已與社會開放多元的現實脫節，“透過藝術的教育”可達成求知和人類互相了解的方式，對於改變學習和教學可有極大的貢獻。藝術能夠改變學校本身，建立學校和社區之間更有成果的合作關係。藝術是透視現今、過去的世界與人文的豐富資源，以及想像創造明日世界的必要工具。

現代社會的愈趨多元，使得藝術成為連繫文化差異最有力的工具，使人們能享有人文、同情、了解及和諧。藝術是尊重人文種族變化的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這些因素，說明了藝術何以能夠成為教育改革的有效途徑。如果改革的目的是在於更成功、有效的激發每個孩子的精神和想像力，鼓勵所有的學生更專注認真於求學，藝術在教育改革中就應該扮演最核心的角色。沒有藝術的教育改革，等於是在因應最艱鉅的挑戰時，捨棄了教育中最具潛力的資源。

藝術是教育改革中尚待利用的資源，能夠改變教育中四項重要的領域：



▲圖3：黎維拉(Diego Rivera)《墨西哥的歷史(華斯特克的文化)局部圖》
(Storia del Messico-La Civiltà Huasteca),1935，壁畫。

(一)就學生和學習成果而言，藝術是：

- 獨特的求知方式和知識形式。
- 涉及多種求知方式。
- 鼓勵主動的學習和檢討。
- 肯定人生經驗最精鍊有力的表達方式，在人類情感、思想的溝通上，優於其他學科有助於文化的互動、多元文化的了解。
- 本質上就有回饋，可提高個人的學習動機。

(二)對學校、教師和教學來說，藝術能夠：

- 創造團體中追求最高表現的氣氛。
- 提供獨特的求知方式和知識形式。
- 為專業活動帶入新的層面。
- 結合對各個領域的認識與了解。
- 結合教學、學習和評量，改變方法和提供新的資源想法。

(三)對於社會和學校，藝術能夠：

- 建立社區和學校間有力的合作關係。
- 對於整個社區的創造生活有所貢獻。
- 建立團結，以及在多元環境中的共享經驗。
- 善用社區與學校，彼此成為對方的創造性資源。

(四)對於國家而言，藝術能夠：

- 協助創造本國的特色。

- 鼓勵民主社會最重要的獨立思想和判斷。
- 在建立團結之際，又保存社會的多樣性。(郭禎祥，1993)

結語

大眾傳播已將全世界變成一個地球村，透過人造衛星，我們可以立即獲知全球各地的事件和影像。而全球各國經濟也愈來愈互相依賴，現代文明亦愈趨多樣化。隨著這些變化，多元文化的教育已經成為教育改革的一大課題。也許藝術最大的功能之一，就是使不同的人群之間能夠建立有意義的關連，使他們得窺對方的人文，得以從這個新管道了解一個不斷變化的世界。

第28屆國際藝術教育研討會(INSEA)於一九九三年八月間在加拿大蒙特婁(Montreal)舉行。該屆研討會以高更作品「我們來自何處？我們是什麼人？我們往何處去？」之畫作做為大會主題。本屆全球大會共有300多篇論文提供，研討會中發表演說的學者，來自30多個不同國家，正突顯這項國際性盛會確實足以代表全球藝術教育界學者專家廣泛而深入地將彼此意見經驗交流，共同分析時代改變對藝術教育的影響，以促進下一代健全完整的發展。

高更早年在拉丁美洲的經驗，促成他日後能夠以寬闊的心胸，對這些「原始人民的環境和神話心懷敬重」。這些神話表現在他的作品中，是當地人民的信仰與思想，而非奇風異俗。誠然他與拉丁美洲的

接觸和他的祕魯血統，使他看待“其他人”時更敏感、更尊重，看法更寬廣、更關懷。這些例子激發了多元文化的觀念，這也是今日藝術教育的中心思想。

參考文獻

1. Baker, G.C., 1977. "Multicultural Imperatives for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 Teacher Education", Journal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Education 11, no.1, 73.
2. Baker, G.C., 1978. The Role of the School in Transmitting the Culture of All Learners in A Free and Democratic Society," Educational Leadership 36, 134-38.
3. Baker, G.C., 1983. Planning and Organizing for Multicultural Instruction,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
4. Banks, J.A., 1977. The Implications of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for Teacher Education, in Pluralism and the American Teacher: Issues and Case Studies, ed. Klassen, F. H., and Gollnick D.D., Washington, D.C.: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olleges of Teacher Education, 25.
5. Berman L. and Roderick, J. 1977. ed., Feeling, Valuing and the Art of Growing: Insights into the Affective, Wa-

- shington, D.C.: Association for Supervision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255.
6. Brookover, W.B.; Erickson, E. and Joiner, L., 1971. "Self-concept of Ability and School Achievement," in Teaching Social Studies to Culturally Different Children, ed. Banks, J.A. and Joyce, W.A.,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05-11.
7. Brown, I.C., 1963. Understanding Other Cultures, Englewood Cliffs, N.T.: Prentice-Hall, 3.
8. Dewey, J., 1916.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15.
9. Gay, G., 1977. Curriculum for Multicultural Teacher Education, in Pluralism and the American Teacher: Issues and Case Studies, ed. Klassen, F.H. and Gollnick, D.M., Washington D.C.: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
10. Getty Center for Education in the Arts, National Conference 1993. Discipline-Based Art Education and Cultural Diversity.
11. Havinghurst, R.J. and Neugarten, B.L., 1975. Society and Education, Boston, MA: Allyn and Bacon, 12.
12. Hunter, W.J. eds., 1977.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Through Competency-Based



▲圖4：(Diego Rivera)《墨西哥的歷史》(馬克西米皇帝宣讀文告)局部圖
(Storia del Messico: l'esecuzione dell'imperatore Massimiliano), 1935, 壁畫。

- Teacher Education, Washington, D.C.: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olleges of Teacher Education.
13. Short, E.C. and Marconit, G. D., 1968 Contemporary Thought on Public School Curriculum, Dubuque, IA: Willian C. Brown Co., 150.

14. Stocking, G., 1968. Race, Culture, and Evolution, New York: Free. Foucault, M., 1970. The Order of Things. New York: Vintage.
- 郭頌祥, 1993。《透過藝術教育達成全國教育之重整》, 當代美勞教學理論與實務學術研討會。台北市立師範學院。